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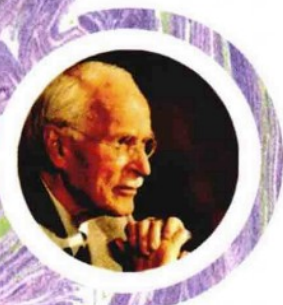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周朗 石小竹 译

文明的变迁

珍藏
限量版

荣格文集



「第六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荣格文集》第六卷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 VI

文明的变迁^[珍藏限量版]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周 朗 石小竹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变迁 [珍藏限量版] /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周朗, 石小竹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125-0178-2

(《荣格文集》第六卷 丛书主编 陈收)

I. ①文… II. ①卡…②周…③石…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0504号

文明的变迁 [珍藏限量版]

著 者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周 朗 石小竹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

特约编辑 崔雪娇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述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28.5印张 47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78-2

定 价 69.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1)
潜意识的作用	(3)
心灵与大地	(22)
古代人	(38)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55)
第二部分	(71)
学生的爱情问题	(73)
欧洲女性	(85)
心理学对现代人的意义	(101)
心理治疗之现状	(116)
第三部分	(129)
《当代事件论文集》序	(131)
沃 旦	(133)
灾难过后	(145)
与影子的搏斗	(162)
《当代事件论文集》后记	(168)
第四部分	(181)
未发现的自我（现在与未来）	(183)
第一章 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183)
第二章 与群体思维相抗衡的宗教	(189)
第三章 西方对于宗教问题的立场	(194)
第四章 个人对自我的了解	(198)

第五章 对生命的哲学及心理学解析·····	(209)
第六章 自我知识·····	(216)
第七章 自我知识的意义·····	(223)
第五部分 ·····	(227)
英文第一版序言·····	(229)
前 言 ·····	(230)
一、作为流言的UFO ·····	(233)
二、梦境中的UFO ·····	(246)
三、现代绘画中的UFO ·····	(288)
四、UFO现象的早期历史 ·····	(302)
五、从非心理学角度看UFO现象 ·····	(320)
后 记 ·····	(324)
附 录 ·····	(335)
第六部分 ·····	(337)
从心理学角度看良心·····	(339)
分析心理学中的善与恶·····	(353)
托妮·伍尔夫《荣格心理学研究》序言·····	(364)
第七部分 ·····	(371)
欧洲光谱中的瑞士·····	(373)
一个新世界的崛起·····	(382)
世界革命·····	(387)
论美国心理的复杂性·····	(392)
印度的如梦世界·····	(403)
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	(412)
附 录·····	(416)
参考文献·····	(443)

第一部分

潜意识的作用

心灵与大地

古代人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潜意识的作用^{〔1〕}

- 1 在一般人看来，“潜意识”这个词弦下之意就是某种形而上的东西，神秘至极。潜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蒙上了这样的特征，主要就在于这个原因：在一般人的言语中，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比如，爱德华·冯·哈特曼就将潜意识称之为“普遍领域”。另外，这个词也受到神秘主义的利用，因为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极度热衷于借用科学词汇，用“科学”的外衣来粉饰其胡猜乱断。与之相反的是，长期以来自认为——也并非毫无理由——代表着唯一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实验心理学家们，却对潜意识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任何心理性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意识就足以担得上“心理”这个名称。实验心理学家也承认，有意识的心理内容就清晰程度而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心理要比别的心理“光明一些”，而有的则要“黑暗一些”，但是潜意识的存在由于在名称上的对立却遭到他们的否认。
- 2 实验心理学派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总是单单局限于“正常”的事物，还有就在于实验本身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对最粗浅的心理过程进行实验。就其本质而言，复杂的心理功能根本不会进入基于精确测量的实验流程中，所以对它们的探究也就完全缺失。不过，就重要性而言，还有一个因素要远远超过以上原因，那就是实验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隔离。自里博（Ribot）时期以来，法国心理学者一直专注于异常的心理现象。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奈甚至宣称，病态心理会放大某些背离正常的行为，使其变得难以捉摸；而如果把把这些行为单独拎出来的话，它们就好理解了。另外还有一位叫皮埃尔·让内的法国心理学家。他在萨佩特雷里工作，几乎毕生都奉献给了对心理病理过程的研究，而且卓有建树。不过，最能清楚说明潜意识的存在的，恰恰是异常的心理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支持潜意识这个假设并

〔1〕[最初曾以“论无意识”（Ueber das Unbewusste）为题在瑞士发表：《瑞士艺术与劳动月刊》（*Monateshefte für Schweizer Art und Arbeit*）（苏黎世），IV（1918年），第9卷，第464—472页，以及第11—12卷，第548—558页。——英编者]

对此予以激烈辩护的，就是医疗人员，尤其是精神疾病领域的医师。在法国，心理病理学的发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心理学，使之接受了存在“潜意识”过程的观点。与之相反，在德国是心理学丰富了心理病理学，向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实验方法，不过心理学却没有从心理病理学那里借鉴到对病理现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的科学领域心理病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法国的发展道路。除了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关注之外，心理病理学研究还成了医务人物的一个课题。他们的专业工作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理解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心理现象。这样，后来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技术，即所谓的“精神分析法”。潜意识的概念在这个精神分析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要远大于法国学派的发展，因为后者更关注潜意识过程自我表现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其诱因及其特殊内涵。15年前，在没有弗洛伊德学派的参与下，我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证实了潜意识过程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阐释了那些有可能表现这些过程的方法。后来，通过跟一些学生的合作，我还阐明了潜意识过程对于精神病患者的重要意义。

- 3 这些发展一开始纯粹都是医学领域的，因此潜意识的概念带上了根源于自然科学的色彩。在弗洛伊德学派中，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医学概念。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人，作为一种文明生物，不可能表现出大量的本能冲动和愿望，而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东西不容于法律和道德。因此，只要一个人愿意去适应社会，他就会迫使自己去压制这些愿望。认为人有各种愿望的假设是完全有道理的。任何时候，只要稍微诚实一点，这一点就可以从每个人的身上得到证实。不过总体而言这种领悟只能证实一个一般性判断：即不容于社会和为社会所不许的愿望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经验表明：当谈到个体案例的时候，情况是极为不同的。这也就非常明确地说明：由于人会去压制那些不允许产生的愿望，就会导致砌在产生愿望和意识到愿望之间的那堵薄墙轰然倒塌，从而使愿望成为潜意识。愿望会被遗忘，或者——如果这个人去寻找任何动机的话——其位置会被一个大致合理的理由所取代。一个不允许产生的愿望成为潜意识，这个过程就叫压抑。它不同于压制，后者的前提是这个愿望会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不管是由愿望组成还是由痛苦的记忆组成，这些不相容的内容尽管会受到压抑，遭到遗忘，但它们依然存在，而且它们不为人所察觉的存在会影响到意识过程。这种影响会以对意识和正常功能的怪异干扰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很特别的是，这些干扰不仅仅会作用于心理过程，而且还会扩展到生理过程。正如让内所强调的那样，当它们作用于生理过程的时候，受到干扰的从来都

不包括生理功能的基本成分，而只会是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对这些功能的自发运用。比如说，营养功能的基本成分在于吞咽这一动作。如果说不管是吃固体食品还是液体食品都常常会哽住，那么这是一种解剖学障碍或器官障碍。但是，如果只有在进食某些食物或在某些就餐点时会哽住，只有当某些人在场时会哽住，或者只有在处于某些情绪之中时才会哽住，那么这就是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因此，心因性障碍只会在某些特定的心理条件下对进食动作产生影响，而不会在身体条件下产生影响。

- 4 这种生理功能的障碍在癔症上尤为常见。还有一种常见的病，法国医生称之为精神衰弱。在这种患者身上，纯粹的心理障碍取代了生理功能的障碍。这种障碍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比如强迫意念、焦虑状态、抑郁、情绪、幻想、病态情感和冲动等等。我们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都是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即那些已经成为潜意识的内容。在这些纯粹的实验性发现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这个概念：即潜意识是所有不容于社会、受到压抑的愿望的总和。

- 5 绝大部分不相容的内容都与性这个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阐明。众所周知，性是一种基本本能，是最私密、最微妙的东西。通过爱的形式，性可以导致最激烈的情感、最炙热的渴望、最深刻的绝望、最隐秘的悲伤，以及最痛苦的经历。性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功能，也是一个后果众多的心理功能，人类的全部未来都依赖于此。因此，尽管性是另外一种本能，其重要性也是不亚于营养功能。我们能够容忍营养功能，不管是吃一块小小的面包，还是参加行会大餐，各式各样的吃法谁看见都可以，最多也就是在身受肠膜炎之苦或者是食品严重短缺的时候才会有所克制。然而，性却带上了道德的禁忌，要受到大量法律法规的限制。性不像营养功能那样，个人可以随意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量迫切关注和强烈感情都会与这个问题有关了，因为普遍来说在人没有彻底适应社会的地方都能发现情感。不仅如此，我还说过，性是每个人的基本本能，这就足以解释著名的弗洛伊德理论了。弗洛伊德理论把任何事物都归之于性，它对潜意识的描绘使之看起来像某种储藏室，所有受到压抑和得不到允许的原始愿望以及其后产生的不允许的性愿望都储藏在那里。尽管这种观点令人不快，但是，弗洛伊德把许多事物都偷运到性这个概念中去了，如果我们打算把所有这些事物都挖掘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公平地来看待这个观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大大地扩展了这个概念的界线，使其远远超过了所允许的界限。对于弗洛伊德实际上所指的意思，一个更好的词是“性爱”。在古代哲学中，性爱代表着能渗透万物的爱神，是创造和繁衍的力量。“性”是对这种力量最不雅

的一种表达。尽管如此，如今性这个概念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似乎又有着确定的界限，所以人们甚至不愿将“爱”视为其同义词。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轻易地看出来，在他仅仅谈论性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指的都是“爱”。

- 6 整个弗洛伊德学派都坚定地认可性理论。当然，任何不带偏见的思考者或研究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性经验或性爱经验和冲突都十分重要。但是，这不能证明性就是基本本能和人的心理的激发原理。恰恰相反，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家会承认：心理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结构。尽管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寻求用生物学因素对其进行解析，但是，心理还会把大量其他的不解之谜摆在我们面前。要找到谜底，单单靠一门孤立的学科，比如生物学，是无法完成的。不论现在或者将来生物学家会假设或假定怎样的本能、内驱力或者动力，他们必定无法提出一种类似于性一样具有精确定义的本能，作为其阐释的一个基本原理。生物学，实际上包括所有学科，其发展已经逾越了这个阶段：我们不再像早期科学家处理燃素和电那样，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为某种显而易见的简单力量。我们已经学会了运用一个小小的名叫能量的抽象词，来作为对所有量变的解释原理。

- 7 我相信，在心理学上，真正的科学态度同样会引导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心理的动态过程不能简化成这种或那种明确的本能，这只会让我们回到燃素理论的时期。我们必须把各种本能视为心理的组成部分，然后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提取出我们的解释原理。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假定一个假设性的量，“能量”，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原则。我们称之为“力比多”，指的就是这个词的传统意义，对其实体性不带任何偏见。在这个量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没有异议的方法来解释心理动力过程，而不会导致任何具体解释所无可避免会带来的扭曲。弗洛伊德学派认为，与精神领域相关的宗教感情或其他任何情感都“只不过”是受到压抑从而得到“升华”的没有获得允许的性愿望而已。他们这种方法就跟物理学家解释说电“只不过”是某个人买下一个瀑布然后把它装进一个涡轮机一样。换句话说，电只不过是“文化上畸形”的瀑布而已。自然生态保护协会也许会提出这种说话，但这绝不会是一个科学推理。在心理学上，只有证明我们存在的动力理由仅仅只有性而已，这种解释才合理。但要证明这一点就等于说，在物理学上瀑布本身就可以产生电。这样的话，我们说电只不过是电线来传导的瀑布而已也就完全正确了。

- 8 因此，如果我们摒弃那种将潜意识不加区分地完全解释为性的理论，用一种

心理能量观点来取而代之，我们就必须说：潜意识包括了没有到达意识阈值的所有心理状况，那些能荷不足以让其维持在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或者那些只能在将来到达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描述潜意识应该是如何组成的了。我们已经把对压抑的认知作为潜意识的内容了，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所有我们已经遗忘的事物。一事物被遗忘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只是说这个记忆已经变成了下意识。它的能荷太低，从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了。但是，尽管在意识中遗失了，它并没有在潜意识中消失。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的话，自然就会遭到反对了。我想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另一个看了1000本。在10年之中，第一个人只是仅仅活着而已，第二个人读了1000本书。我们把这两个人这10年的记忆都抹去。现在两人都同样地无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之间谁曾经读过书，并且，注意，读懂了这些书。尽管阅读的经历遗忘已久，但它依然留下了痕迹。我们从这些痕迹中就可以发现过去的经历。这种间接但持久的影响源于印象的固着。虽然这些印象再也无法到达人的意识中了，但它们依然被保存着。

9 除了被遗忘的事物之外，下意识知觉还构成了潜意识的部分内容。它们可能是没有达到意识听力刺激阈值的感官知觉，或者是处于视觉次要领域的感官知觉；也可能是统觉，也就是说内精神或外部过程的意识。

10 所有这些材料就构成了个体潜意识。之所以称之为个体，是因为它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因此，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潜意识，它就会被由这些潜意识材料所构成的关联网所吸收。高密度的联想性关联转变或上升为意识，就能以灵感、直觉、“好主意”等形式得到复制。

11 不过，个体潜意识的概念还是无法让我们完全把握潜意识的本质。如果说潜意识仅具有个体性，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精神失常者的所有幻想都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印象上去。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简单归因于其个人历史的，但是还有某些幻想让人无法在其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根源。那些都是些怎样的幻想呢？用一个词来说，它们是神话幻想。它们的内容与任何事件或者经历都毫无关系，只与神话故事有关。

12 如果说这些神话幻想不是来源于个体潜意识、因此也不是来源于个人生活经历的话，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它们来自大脑。确实，它们是来自大脑，但不是来自个体的记忆痕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这些幻想总是别具新意，非常有创造力，就像新发明一样。很明显，这些幻想来自大脑的创造活动，而不仅仅是源于其助记活动。除了躯体之外，我们同时还得到了一

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脑，这个大脑携带着它的整个历史。当大脑进行创造的时候，它就是从这个历史——人类历史——当中进行创造的。对于“历史”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我们“制造”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客观历史”。大脑真正的创造性幻想活动跟这种历史毫不相干，只与年代久远的自然历史有关系。这种历史是自鸿蒙以来以生命的形式传递下来的历史，也就是大脑结构的历史。这个结构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人类的故事：死亡与重生生生不息的神话，同时也讲述着多如繁星般穿梭于这个未解之谜的人们们的故事。

- 13 这种潜意识深埋在大脑的结构之中，只会通过创造性幻想这一媒介才会显露其未灭的存在，它就是超个体的潜意识。它在具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复苏，把自己展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在思想者的灵感里，在潜修者的内心经历上。超个人的潜意识通过大脑结构而传播，就像一种无远弗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精神。它对人的了解不限于此时此刻，它也了解人的过去；它了解神话中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与超个体意识或集体潜意识的关联意味着人对自身的延伸；意味着个人存在的死亡以及在另外一个新空间的重生。这在古代某些神秘故事中就确实发生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此时的人的牺牲，就无法获知人在过去是怎样以及在将来依然会如何。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福音书》中的信息的话，艺术家可以给我们讲述大量关于个体人的牺牲。

- 14 不管怎样，不要去想象会存在遗传观念。它毫无疑问是不存在的。不过，观点的先天可能性倒的确存在，它们近似于康德所说的范畴，是幻想产生的先验条件。虽然这些先天条件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内容，但是它们可以给已获内容提供确定的形式。作为大脑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会存在象征识别和神话母题识别的原因。集体潜意识构成了黑暗背景，在其映衬下适应性功能和意识得到了凸显。人们很倾向于说，在心理当中，一切有所价值的东西都被吸收成适应性功能，而所有无用的东西就组成了初始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夜间幽灵会脱离令人恐惧的阴影；而在我们以生物学为导向的想法中，费尽心思的祭祀和仪式似乎都徒劳无功，毫无意义。这一切让原始人类心惊胆战。我们嘲笑着原始迷信，认为自己略高一筹，但是我们完全淡忘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像原始人一样莫名其妙地受到这个背景的影响，而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习惯于讥之为蠢事博物馆的东西。原始人只不过是相信另外一套理论——一个与巫术和神灵有关的理论——而已。依我之见，这套理论饶有趣味，朴素合理，甚至比现代科学的学术观点还要有道理。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会努力找出哪些食物最适合自己的神经性肠膜炎，吃错哪些东西又会引起新的疼痛。而原始人会去寻找心理原因，

寻求在精神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是无比正确的。潜意识过程对我们的影响跟它对原始人的影响是毫无二致的；我们跟原始人一样受到疾病之魔的控制，我们的心理同样濒临受到某种敌对影响的威胁，跟原始人一样我们也是恶鬼的猎物，或者是被某个怪人施了魔咒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而这就是我们唯一比原始人高明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这桩小事却改变了一切。一直以来，对人类来说，发明新的名称就类似于从噩梦中挣脱出来。

- 15 自远古以来，在这个神秘的背景中，原始森林夜幕下的阴影中有同样一群但又不断变化的人物。这个背景就像对白日生活的扭曲反射，在夜晚的梦里和恐惧中自我重复。亡灵，鬼魂，那些稍纵即逝、源自一去不复生的监狱的记忆意象，那些由某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产生、现在以鬼魂的形式所体现的感觉，这些东西统统都幽幽地聚集起来了。它们似乎只不过是白天喝剩的杯子里留下的苦涩余味，是无人问津的残渣，是一无是处的经历沉迹。但细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充满敌意的背景却可以派出强大的特使，对原始人类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代理有时是以魔法的形式出现，有时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两者有时也会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在生存之斗结束之后，这两者就是原始人心理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了。两者中的精神内容会自动地以明显的感官形式向原始人展示，而原始人的本能反射完全跟动物一样。精神经验对原始人具有无比巨大的影响，影响之大有时甚至足以令我们欧洲人惊叹连连。对原始人来说，事物的感官直观性同时也属于精神现象。原始人不会想起一个想法，而是这个想法呈现给他们；几乎就像幻觉一样，或者至少就像一个栩栩如生的梦一样，想法是以一个明显的感官直觉的形式呈现给他们。因此，对于原始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想法是可以叠映在感官现实之上的。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有这种举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说这个人疯了。

- 16 原始人的这些心理特征在此我就不赘述了，但它们确实对于了解集体潜意识至关重要。这一点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就可以得到证明。作为文明社会，我们西欧的历史或可追溯到2500年前。在那之前是相当久远的一段史前时期，当时人类达到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比如苏族印第安人。再往前就是长达几十万年之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新石器文化之前是一段无法想象的亘远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动物进化成人。哪怕只往前追溯五十代，许多欧洲人也比原始人先进不到哪里去。因此，跟原始心理牢固的各个表层相比，文化表层虽然光泽诱人，但实则薄如蝉翼。不过，集体潜意识正是由原始心理的这些表层构成，当然同时也包括了消失

在时间的无底深渊中的残余兽性。

- 17 基督教把日耳曼野蛮人分成上半部和下半部，让其压抑住黑暗面，驯化光明面，来适应文明社会。但是那个黑暗的下半部依然在等待救赎，等待另外一次的驯化。在那之前，下半部会继续跟史前时代的残余联手，跟集体潜意识结盟，而后者可以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被激活，而且这种激活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由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金发野兽”的声音听起来将更令人惊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来走去，随时准备破牢而出，为非作歹。当这一切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就会带来心理变革，不过它也可能以社会形式出现。
- 18 我认为，犹太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犹太人早已拥有古代世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接收了他们所栖身之国的文化。犹太人身负两种文化，当然这听上去可能比较矛盾。犹太人的驯化程度比我们高，但他们也极度缺乏人的一种特质，使其无法扎根于大地，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日耳曼人的身上就能发现这种神秘特质的积聚，令人心悸。自然，很久以来欧洲雅利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迹象。通过目前的战争他们也许开始注意到了；不过当然也可能还是没有。这种特质在犹太人身上少之又少——他们脚下有哪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神秘性没有玩笑可开，也没有悖论可言。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在美洲第二代移民的身上，所有欧洲人种的颅骨和盆骨的尺寸都开始印第安人化了。这就是美洲土地的神秘性。
- 19 每个国家的土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神秘性。这一点在我们的心理中有一种潜意识的反射：心灵和身体之间有一种关系，同样，身体和土地之间也有一种关系。希望读者原谅我这种打比方的讲话方式，尽量去理解我的意思。尽管这一点是那么明确无误，但描述起来非常困难。有些人，而且这些人为数还不少，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外、之上，像没有躯体的阴影一样飘荡在其土地之上；而土地是其土地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他们的躯干。而其他入却完完全全地生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内。一般而言，犹太人跟土地关系和睦，但他们却无法感受土地神秘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接受能力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有一种独特的需要，想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于其物质起源的原因；他们需要这些起源来抗衡他们两种文化的危险支配。一点点的原始性根本不会令他们不快；与之相反，我非常能够理解：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都简化为原始的性愿望和权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于犹太人有利的，他们觉得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一种简化的形式。因此，弗洛伊德对我的异议视而不见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可是，这些独特的犹太教义在日耳曼人的心态里却是完全令人无

法满意的。我们的心里还是存在一个不容轻视的真正的野蛮人，这个野蛮人的显示让我们很不舒服，这也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度日方式。要是人可以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多好！事实上，过于精巧或者过去荒诞的阐释是无法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潜意识的。犹太背景的心理治疗师唤醒了日耳曼心理中的那些从大卫王时期传下来的残留物，这些东西像是心血来潮，又令人伤感；不仅如此，这些心理治疗师还唤醒了昨日的野蛮人。对于这个野蛮人来说，各种事情会突然之间变得严肃起来，而且非常令人不快。尼采也认为野蛮人十分明显地具有这种令人厌烦的特征——无疑这是来自他的个人经历，因此尼采对犹太人的心理予以高度评价，鼓吹要尽情飞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但是尼采忽略了一个事实：把事情看得很严肃的不是我们心里的野蛮人，而是对尼采来说事情变得严肃了。他被精灵控制了。世间又有谁比尼采把事情看得更严肃呢？

20 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严肃对待潜意识的问题。基督教有着强大的向善强制力，又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不仅仅是有利于基督教的论据，而且也证实了基督教受到压制和压抑的对手——反基督教的野蛮因素——的力量。我们的内心存在一些会反抗我们的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许会成为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危险特质，而且也是一笔契合的宝贵财产。这仍然是一笔未曾被触及的财富，是一个尚未腐蚀的宝藏，是年轻的标志，是重生的热忱。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看到潜意识的正面特征，把它视为获得启示的一个源泉，从而去重视潜意识，那么这从根本上就是大错特错了。就其根本而言，潜意识是过去的世界，是由意识态度的片面性激发而成。有些因素在个体的意识存在中作用甚微，一旦生活片面地走向某个方向，生物的自我调节功能就会在潜意识中把这些因素积聚起来。因此，作为对压抑理论的补充，我提出了潜意识补偿理论。

21 潜意识的作用就是对瞬间的意识内容进行补充。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潜意识会发起反抗，因为有时候潜意识倾向也会与意识倾向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意识态度会接近于最佳结果。意识态度越接近于最佳结果，潜意识的自主活动就越会减弱，其价值就会下降，在达到最佳结果的时刻，其价值会下降为零。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一切顺利，只要一个人所走的路对他而言是其个人和社会的最佳结果，潜意识就无从谈起。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会探讨潜意识，这就足以证明现在的一切事物并非都是井然有序。对潜意识的讨论不能完全推给分析心理学家。这种探讨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在麦斯麦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最初的一些迹象。确实，那时候人们不是说潜意识，而是说“动物磁力”。这只不过是重新发现灵魂力量和灵魂物质的原始概念，这些东西由于古老思想形式的恢复而从

潜意识中复苏。动物磁力说后来旋风般地席转整个西方世界，最终导致人们再次接受拜物信仰（将生命赋予无生命的物体）。当时，罗伯特·迈尔把对能量的原始动态观点抬升到了一个科学概念的水平。罗伯特·迈尔自己描述说，这些观点从潜意识中冒出来，就像灵感一样冲到了他的脑海之中。与此同时，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旋风完全冲破了各种限制，迅速发展成唯灵论。这种现代理论相信神灵，认为人类远祖的宗教以萨满教的形式复活了。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在潜意识中挖掘被恢复的内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过程导致了更高差异化阶段的两极化——神智学和人智学的兼收并蓄的体系，或者说诺斯替体系。同时，这一过程还为法国精神病理学、尤其是法国催眠术学派，打下了基础。这些理论又相应地成为了分析心理学的主要源泉，让其试图以科学方式研究潜意识现象——也就是神智学派和诺斯替派以神秘预示的形式让智力稍低的人所了解的那些现象。

22 这一发展过程显然可以让我们看出：分析心理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确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我认为，关于潜意识的纷争或者复苏之所以会在1800年左右出现，是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如说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是自启蒙时期以来所有积聚起来的那些一触即发的事物的大爆发。大革命对基督教的正式废黜必定给我们心中的潜意识异教徒留下了深刻烙印，因为自那以后这个异教徒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的身上，他能够真正地呼吸生活；在荷尔德林的身上，他起码可以大声歌颂希腊的辉煌。自那以后，尽管不时会有反对之声，但人类世界观的去基督教化一直飞速发展。与此齐头并进的是对各种怪力乱神的引进。除了已经提及的拜物教和萨满教之外，最主要的进口是佛教，由叔本华负责进行兜售。神秘宗教得到迅猛传播，其中包括高级形式的萨满教、基督教科学派等。这幅画面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社会的前几个世纪，那段时期有如历历在目。那时候，罗马开始寻找那些可笑的古老神灵，认为必须大规模地引进新的神灵。就像今天一样，他们大量引进了五花八门的东西，从最低级、肮脏不堪的迷信，到人类精神最高尚的成果，无所不有。那时候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之中，潜意识挣脱樊笼，带回了那些埋葬于远古时代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令人无可避免地想起了那个时期。如果说这两个时代有所不同的话，也许就是那时候心理的混乱程度还不如现在明显。

23 读者也许会说，我在这里没有提到潜意识的医疗方面，比如潜意识如何产生神经症状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先搁置一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离开我的主题，因为心理治疗不仅关系到家庭纠纷、伤